

风雨谈



周作人自编文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风雨谈

周作人自编文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风雨谈/周作人著;止庵校订.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9
(周作人自编文集)
ISBN 7-5434-4405-4

I. 风... II. ①周... ②止...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881 号

丛 书 名	周作人自编文集
书 名	风雨谈
作 者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责任编辑	孟保青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24 千字
印 数	0001—4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405-4/I · 656
定 价	9.4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关于《风雨谈》

止庵

《风雨谈》一九三六年十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除《小引》与《后记》外，本文三十四篇，附录两篇，皆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所写，是继《苦竹杂记》之后的作品。“风雨谈”原是一九三五年一到五月在《宇宙风》所发表之系列文章总的题目。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周氏日记云：“晚重阅《风雨谈》，对于自作的文章，觉不无可取，亦可笑也。”

集中各篇文章，主要仍承继《夜读抄》以降的风格，或“关于一种书”，或关于某书中之某一观点，即便像《关于傅青主》或《老年》这类题目，其契机亦是自读书得来，所以几乎统可以作者所谓“读书录”或“看书偶记”名之。《小引》中提到“杂文”，《苦竹杂记》也说“不佞只能写杂文”，此“杂文”用法与《夜读抄》之有别于“本文”者又复不同，大概是一并包括两类文章而言之，相当于后来所

说“随笔”。作者又说：“或曰，是与《雨天的书》相像。然而不然。《雨天的书》恐怕有点儿忧郁，现在固然未必不忧郁，但我想应该稍有不同，如复育之化为知了也。”此处系就书名说话，但前后文章区别确实相当明显，“忧郁”云云或可理解为某种情感，原先作者较多感性表露，而现在感性则多隐含于知性之下。此外这书颇有几篇写意之作，譬如《关于纸》、《北平的春天》、《买墨小记》等，与《苦茶随笔》中之《关于苦茶》、《骨董小记》题材相近，却又有所不同，目的不在辩难，几乎纯然闲适，倒像是早期的《故乡的野菜》、《苍蝇》等，不过味道由冲淡变为清涩，读书文章中也有些与此意趣相近，在中期创作中可视为单路一路，后来写《秉烛后谈》、《药味集》，成分就更重了。

《小引》说：“不佞故人不多，又各忙碌，相见的时候颇少，但是书册上的故人则又殊不少，此随时可晤对也。”其实非独此处为然，《夜读抄》之后各书均是“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的“风雨谈”也。而所“晤对”的“故人”，也不止这里介绍的傅青主、王谑庵诸位，连同他一再提及的霭里斯、安特路朗等也在其列，虽然比较而言，还是以中国古代人物为多。周氏的关注点逐渐发生转移，着力对中国古代著述（以笔记为主，间有诗文）加以缜密的审视，涉及领域甚广，投入精力至巨，应该被视为是其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所写文章虽然都是短篇，这项工作却是系统的。此种审视首先是思想意义上的，而作者的文学观念，特

别是有关文章的看法，也时时有所体现。他的功夫是“披沙拣金”（《苦竹杂记·后记》），态度是“褒贬显然”（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鲍耀明），从古人之作中看到许多弊害，也发现了若干好处。其间的取舍标准，即一向强调的“疾虚妄”和“重情理”；换句话说，他的立场是科学精神和人道主义，或者一并说是现代文明。所首肯者都是思想与文学上的异端，最终他在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分立出一个与正统儒家（以程朱一派宋儒为主）针锋相对的思想体系，标举了一批与主流文章（以唐宋八大家和清代桐城派为主）截然不同的鲜活文字。周氏所心仪的人物不是文章作者，就是文章记述对象，他们交流的方式不外乎读书与抄书，最终完成于自己的写作，故以作品而言是读书记，以写法而言是“文抄公”，以内容而言则是人物论与思想论，这也是“文抄公”写法的意义之一。这项工作一项重要成就（至少对作者来说是最有价值的），是他后来所说的：“上下古今自汉至于清代，我找到了三个人，这便是王充，李贽，俞正燮，是也。王仲任的疾虚妄的精神，最显著的表现于《论衡》上，其实别的两人也是一样，李卓吾在《焚书》与《初潭集》，俞理初在《癸巳类稿》《存稿》上所表示的正是同一的精神。……我尝称他们为中国思想界之三盏灯火，虽然很是辽远微弱，在后人却是贵重的引路的标识。”（《苦口甘口·我的杂学》）周氏承认是他们的传人，也就将自己纳入“虽儒家而反宋儒”的思想系

统了，——在他看来，这才是未被篡改过的孔孟思想的流脉，所以他后来自称是“儒家的正宗”（《药味集·序》）。

此次据北新书局一九三六年十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小引三页，目次四页，正文二百六十五页，后记二页，目次、正文中“小引”均作“风雨谈小引”，正文中“后记”作“风雨谈后记”，而在目录中未予列出。



目 录

小引	(1)
关于傅青主	(3)
游山日记	(8)
老年	(13)
三部乡土诗	(17)
记海错	(22)
本色	(28)
钝吟杂录	(32)
燕京岁时记	(37)
毛氏说诗	(41)
关于纸	(46)
谈策论	(49)
螟蛉与萤火	(53)
窠存	(59)
关于家训	(64)

郁冈斋笔麈	(68)
谈错字	(73)
关于王谑庵	(77)
陶笥厂论竟陵派	(82)
日本的落语	(89)
逸语与论语	(94)
日本杂事诗	(100)
书法精言	(106)
文学的未来	(111)
王湘客书牋	(115)
蒿庵闲话	(121)
鴉片事略	(126)
梅花草堂笔谈等	(133)
读戒律	(138)
北平的春天	(144)
买墨小记	(148)
旧日记抄	(152)
绍兴儿歌述略序	(163)
安徒生的四篇童话	(167)
日本管窥之三	(175)
附录二篇	
一 改名纪略	(186)
二 窃案声明	(189)
后记	(192)



小 引

在《苦竹杂记》还没有编好的时候，我就想定要写一本《风雨谈》。内容是什么都未曾决定，——反正总是那样的小文罢了，题目却早想好了，曰，《风雨谈》。这题目的三个字我很有点喜欢。第一，这里有个典故。《诗经·郑风》有《风雨》三章，其词曰，风雨凄凄，云云，今不具引。栖霞郝氏《诗问》卷二载王瑞玉夫人解说云：

“凄凄，寒凉也。喈喈，声和也。瑞玉曰，寒雨荒鸡，无聊甚矣，此时得见君子，云何而忧不平。故人未必冒雨来，设辞尔。

“潇潇，暴疾也。胶胶，声杂也。瑞玉曰，暴雨如注，群鸡乱鸣，此时积忧成病，见君子则病愈。

“晦，昏也。已，止也。瑞玉曰，雨甚而晦，鸡鸣而长，苦寂甚矣，故人来喜当何如。”郝氏夫妇的说诗可以说是真能解人颐，比吾乡住在禹迹寺前的季彭山要好得多，其佳处或有几

分可与福庆居士的说词相比罢。我取这《风雨》三章，特别爱其意境，却也不敢冒风雨楼的牌号，故只谈谈而已，以名吾杂文。或曰，是与《雨天的书》相像。然而不然。《雨天的书》恐怕有点儿忧郁，现在固然未必不忧郁，但我想应该稍有不同，如复育之化为知了也。风雨凄凄以至如晦，这个意境我都喜欢，论理这自然是无聊苦寂，或积忧成病，可是也“云胡不喜”呢？不佞故人不多，又各忙碌，相见的时候颇少，但是书册上的故人则又殊不少，此随时可晤对也，不谈今天天气哈哈，可谈的物事随处多有，所差的是要花本钱买书而已：翻开书画，得听一夕的话，已大可喜，若再写下来，自然更妙，虽然做文章赔本稍为有点好笑，但不失为消遣之一法。或曰，何不谈风月？这事我倒也想到过。有好些朋友恐怕都在期待我这样，以为照例谈谈风月才是，某人何为至今不谈也？风月，本来也是可以谈的，而且老实说，我觉得也略略知道，要比乱骂风月的正人与胡诌风月的雅人更明白得多。然而现在不谈。别无什么缘故，只因已经想定了风和雨，所以只得把月割爱了。横直都是天文类的东西，没有什么大区别，雨之与月在我只是意境小小不同，稍有较量，若在正人君子看不入眼里原是一个样子也。廿四年十二月六日。



关于傅青主

傅青主在中国社会上的名声第一是医生，第二大约是书家吧。《傅青主女科》以至《男科》往往见于各家书目，刘雪崖辑《仙儒外纪》（所见系王氏刻《削繁》本）中屡记其奇迹，最有名的要算那儿握母心，针中腕穴而产，小儿手有刺痕的一案，虽然刘青园在《常谈》卷一曾力辟其谬，以为儿手无论如何都不能摸着心脏。震钧辑《国朝书人辑略》卷一第二名便是傅山，引了好些人家的评论，杨大瓢称其绝无毡裘气，说得很妙，但是知道的人到底较少了。《霜红龕诗》旧有刻本，其文章与思想则似乎向来很少有人注意，咸丰时刘雪崖编全集四十卷，于是始有可考，我所见的乃宣统末年山阳丁氏的刊本也。傅青主是明朝遗老，他有一种特别的地方。黄梨洲顾亭林孙夏峰夕王山史也都是品学兼优的人，但他们的思想还是正统派的，总不能出程朱陆王的范围，颜习斋刘继庄稍稍古怪了，或者可以与他相比。全谢山著《阳曲傅先生事略》中云：

“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黄冠自放，稍稍出土穴与客接，然间有问学者，则曰，老夫学庄列者也，于此间仁义事实羞道之，即强言之亦不工。”此一半是国亡后愤世之词，其实也因为他的思想宽博，于儒道佛三者都能通达，故无偏执处。《事略》又云：

“或强以宋诸儒之学问，则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可见青主对于宋儒的态度，虽然没有像习斋那样明说，总之是很不喜欢的了。青主也同习斋一样痛恨八股文，集卷十八《书成弘文后》云：

“仔细想来，便此技到绝顶，要他何用。文事武备，暗暗底吃了他没影子亏。要将此事算接孔孟之脉，真恶心杀，真恶心杀。”记起王渔洋的笔记说，康熙初废止考试八股文，他在礼部主张恢复，后果照办。渔洋的散文不无可取，但其见识与傅颜诸君比较，相去何其远耶。青主所最厌恶的是“奴俗”，在文中屡屡见到，卷廿五《家训》中有一则云：

“字亦何与人事，政复恐其带奴俗气。若得无奴俗气，乃可与论风期日上耳。不惟字。”卷廿六《失笑辞》中云：

“趺空亭而失笑，哇噀糟之奴论。”又《医药论略》云：

“奴人患奴病，自有奴医与奴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又《读南华经》第二则云：

“读过《逍遥游》之人，自然是以大鹏自勉，断断不屑作蜩与学鸠为榆枋间快活矣。一切世间荣华富贵那能看到眼里，所以说金屑虽贵，着之眼中心何异砂石。奴俗齷齪意见不知不觉

打扫干净，莫说看今人不上眼，即看古人上眼者有几个。”卷三六云：

“读理书尤着不得一依傍之义，大悟底人先后一揆，虽势易局新，不碍大同。若奴人不曾究得人心空灵法界，单单靠定前人一半句注脚，说我是有本之学，正是咬齧人脚后跟底货，大是死狗扶不上墙也。”卷三七云：

“奴书生眼里着不得一个人，自谓尊崇圣道，益自见其狭小耳，那能不令我胡卢也。”卷三八云：

“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随他巧妙雕钻，为狗为鼠已耳。”寥寥数语，把上边这些话都包括在里边，斩钉截铁地下了断结。卷三七又有三则，虽说的是别的话，却是同样地骂奴俗而颂真率：

“矮人观场，人好亦好。瞎子随笑，所笑不差。山汉啖柑子，直骂酸辣，还是率性好恶，而随人夸美，咬牙挨舌，死作知味之状，苦斯极矣。不知柑子自有不中吃者，山汉未必不骂中也。但说柑子即不骂而争啖之，酸辣莫辨，混沌凿矣。然柑子即酸辣不甜，亦不借山汉夸美而荣也。（案此语费解，或有小误。）戴安道之子仲若双柑沽酒听黄鹂，真吃柑子人也。

“白果本自佳果，高淡香洁，诸果罕能匹之。吾曾劝一山秀才啖之。曰，不相干丝毫。真率不伪，白果相安也。

“又一山贡士寒夜来吾书房，适无甚与啖，偶有蜜饯橘子劝茶，满嚼一大口，半日不能咽，语我曰，不入不入。既而曰，满口辛。与吃白果人径似一个人，然我皆敬之为至诚君子也。细想不相干丝毫与不入两语，慧心人描写此事必不能似其七

字之神，每一愁闷忆之辄矐发不已，少抒郁郁，又似一味药物也。”奴的反对是高爽明达，但真率也还在其次，所以山秀才毕竟要比奴书生好得多，傅道人记山汉事多含滑稽，此中即有敬意在也。同卷中又云：

“讲学者群攻阳明，谓近于禅，而阳明之徒不理为高也，真足慙杀攻者。若与饶舌争其是非，仍是自信不笃，自居异端矣。近有祖阳明而力斥攻者之陋，真阳明亦不必辄许可，阳明不护短望救也。”卷四十云：

“顷在频阳，闻莆城米黼之将拜访李中孚，既到门忽不入遂行，或问之，曰，闻渠是阳明之学。李问天生米不入之故，天生云云，李即曰，天生，我如何为阳明之学？天生于中孚为宗弟行，即曰，大哥如何不是阳明之学？我闻之俱不解，不知说甚，正由我不曾讲学辨朱陆买卖，是以闻此等说如梦。”这正可与“老夫学庄列者也”的话对照，他蔑视那些儒教徒的鸡虫之争，对于阳明却显然更有好意，但如真相信他是道士，则又不免上了当。《仙儒外纪》引《外传》云：

“或问长生久视之术，青主曰，大丈夫不能效力君父，长生久视徒猪狗活耳。或谓先生精汉魏古诗赋，先生曰，此乃驴鸣狗吠，何益于国家。”卷廿五《家训》中却云：

“人无百年不死之人，所留在天地间，可以增光岳之气，表五行之灵者，只此文章耳。”可见青主不是看不起文章的，他怕只作奴俗文，虽佳终是驴鸣狗吠之类也。如上文所抄可以当得好文章好思想了，但他又说：

“或者遗编残句，后之人诬以刘因辈贤我，我目几时瞑

也。”卷三七又有一则云：

“韩康伯休卖药不二价，其中断无盈羸，即买三百卖亦三百之道，只是不能择人而卖，若遇俗恶买之，岂不辱吾药物。所以处乱世无事可做，只一事可做，吃了独参汤，烧沉香，读古书，如此饿死，殊不怨尤也。”遗老的洁癖于此可见，然亦唯真倔强如居士者才能这样说，我们读全谢山所著《事略》，见七十三老翁如何抗拒博学鸿词的征召，真令人肃然起敬。古人云，姜桂之性老而愈辣，傅先生足以当之矣。文章思想亦正如其人，但其辣处实实在在有他的一生涯做底子，所以与后世只是口头会说恶辣话的人不同，此一层极重要，盖相似的辣中亦自有奴辣与胡辣存在也。（廿四年十一月）





游山日记

民国十几年从杭州买到一部《游山日记》，衬装六册，印板尚佳，价颇不廉。后来在上海买得《白香杂著》，七册共十一种，《游山日记》也在内，系后印，首叶的题字亦不相同。去年不知什么时候知道上海的书店有单行的《游山日记》，写信通知了林语堂先生，他买了去一读说值得重印，于是这日记重印出来了。我因为上述的关系，所以来说几句话，虽然关于舒白香我实在知道得很少。

《游山日记》十二卷，系嘉庆九年（一八〇四）白香四十六岁时在庐山避暑所作，前十卷记自六月一日至九月十日共一百天的事，末二卷则集录诗赋也。白香文章清丽，思想通达，在文人中不可多得，乐莲裳跋语称其汇儒释于寸心，穷天人于尺素，虽稍有藻饰，却亦可谓知言。其叙事之妙，如卷三甲寅（七月廿八日）条云：

“晴凉，天籁又作。此山不闻风声日盖少，泉声则雨霁便